

朱尔典

给咸丰皇帝奕訢

茅海建 ● 著

咸丰皇帝 奕訢

天子

平庸了；一个好作传决非是对他的景

多数人的青年，就

只因为登上了

数人都梦求的

位，结不送生了

命，死的时候只

有三十岁。



苦命天子 ● 咸丰皇帝奕訢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苦命天子

——咸丰皇帝奕訢

茅海建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101号

责任编辑 朱金元
曹培雷
封面装帧 甘晓培

苦命天子
——咸丰皇帝奕訢
茅海建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0.5 字数 220,000

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,000

ISBN7-208-02079-5/K·443

定价 11.00元

导 言

我想给咸丰帝奕訢作传，决非是对他的景仰，因为他太平庸了，毫无文华武英之姿；也非是对他的同情，因为他没有大业未竟或遭人暗算等值得让后人掉眼泪的情事。我只是可怜他。一个好端端的青年，就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平常，只因为登上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求的皇位，结果送掉了性命。死的时候，只有30岁，正是古人所谓“而立”之年，他却一头倒了下去，命归黄泉。

我第一次去紫禁城的时候，还不太懂得历史。只觉得皇帝的家真大啊，转一转都需要一整天，而又有多少人室如蜗居。后来去多了，印象也就慢慢变成了许许多多道的门，许许多多重的墙，方体会“门禁森严”。皇帝是天子，在凡人面前是神；说的话是圣旨，一切的一切都应该不同凡响。可是，其生理机能又确实是个凡人。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，明明是人，偏要装神，太难受了。乡间扮神弄鬼的巫婆神汉，只需一阵子，过后喝酒吃饭

拿钱走路，恢复人态人性。可皇帝一走上神坛，就下不来了，那是终生的职业。渐渐在我的眼中，皇帝坐的金銮宝殿有点像供奉牺牲的长案，而紫禁城内外的重重门禁，也就跟关押犯人的道道铁栏差不了多少。今天的人们爱称监狱为“大墙之内”，可那墙能跟紫禁城的城墙相比吗？

我坐在皇帝的寝宫养心殿的门前，心想这是一个“五星级”牢房的“总统套间”。

清代的皇帝还是聪明的，为了有更好更大的空间，修建了著名的圆明园。咸丰帝奕訢便出生在那儿，登位后也常住在那儿。与紫禁城的神圣相比，那儿多了一点平常味。可这座富丽壮观的园林，也就是在咸丰帝当位的时候，被英国人烧掉了，其理由，是给他一个永久的警告。

除此之外，咸丰帝还能去哪儿呢？祖上的巡幸江南他可不敢效法，承德的避暑山庄也不得空去。他太忙了，因为天下太乱。就是不忙，也得装出忙的样子。天子圣君就应当宵衣旰食。

衣锦食肥，美妾如云，皇帝享有人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，可他并不能享有其中的许多乐趣。他的身上负有着重大的责任——行为应当成为人世间的楷模，言论必须成为战无不胜的法宝。一个人要坚持一天两天，一月两月，都不困难；索性做一个昏君，谁也奈何他不得，可想要常年累月地做一个好皇帝，倒是一个苦差使。

若在一个平常年代，一切还能过得去。可咸丰帝奕訢又特别命苦。他遇到了清朝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灾难。

如今上溯一个多世纪，1850年至1861年，咸丰帝奕訢当

了11年的皇帝，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。1850年至1864年爆发了太平天国战争，1856年至1860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，期间天地会、捻军等造反，更是数不胜数。内忧外患，遍地硝烟，那才是真正的动乱。中国的历史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，也成为后来许多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。

可是，在此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咸丰帝奕訢又是怎样的呢，这应当是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问题。可当我把目光聚焦在他身上时，却看到很少，就像站在北海大桥上观看中南海的景物一样。天子的私事是不让人知道的，虽说西华门内的仿古建筑中保留着那个时期的大量档案，但装腔作势的官样文章和官式套话中又有多少他的真心。天子过的是远离尘世的生活，却主宰着尘世间万物，做事情想问题与我们惯常的心理习惯不同。作为一部传记，作者拨动了传主的心灵，与传主的心灵沟通似属最高境界，但世界上心通的人大多境遇趋同，以至“相逢”。但我绝无为与他沟通而去当几天“天子”的意思。

我也有我的麻烦。

可是，天子再尊再贵也毕竟是人。是人总还会有点相通之处，不管他用什么方式吃饭、睡觉。这就使我有了一点资本。为了弥补我个人直观的偏误，我又试图从当时对咸丰帝奕訢作用最大的不同人的角度去观察他，将各种碎片断页拼凑起来。今天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，有点像是拼贴画。

历史作为已经发生的事实，应当是非常客观的，但历史研究又是相当主观的活动。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是史学家对史料的一种主观解读，在不同的人眼中的历史面目会有差别。我想，我

一定会有误读,但使我心安理得的是,现代历史学理论居然已经证明,误读也有其存在的价值。

于是,我便敞开来说,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。

目 录

[1]	导 言
[1]	一 皇四子与皇六子
[15]	二 良师蔣臣杜受田
[32]	三 射偏了的箭
[52]	四 “上帝”之祸
[80]	五 亏得湘人曾国藩
[102]	六 新财源：厘金
[122]	七 “造反”、“造反”
[153]	八 外患又来了
[178]	九 公使驻京问题
[204]	十 圆明园的硝烟
[229]	十一 真正的宰相
[250]	十二 京师与热河之间
[284]	十三 笑到最后的人
[312]	结 语
[316]	后 记

一 皇四子与皇六子

1831年7月17日，即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，肯定是道光帝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之一。这一天，他又得了个儿子。

“道光”是爱新觉罗·旻宁继位后使用的年号，庙号为宣宗。后人称清代皇帝多用年号系之而罕用庙号，本书亦沿用之。此时，他已执政11年，年龄49岁，依中国传统方法计算，为虚岁半百。

说是又得了个儿子，是指在此之前，道光帝曾经有过3个儿子。

皇长子奕纬，生于1808年，最为道光帝所喜。《实录》中留下不少培养教育奕纬的谕旨，可从中体会到那种深沉的父爱。1831年5月，奕纬已23岁，落落成人，却突然死去。关于他的死因，有私家记载称，奕纬的老师迫其背诵经书，并叨叨说道：“好好读书，将来做个好皇帝。”年轻气盛的奕纬实在不愿意作

此等无味(且也无益)之事,便危言顶撞:“将来我要做了皇帝,首先杀了你!”此虽年轻人的一时冲动之言,但足以使老师魂飞魄丧。道光帝得知此事后恼怒至极,立即召见奕纬。而战战兢兢的皇长子正欲跪下给父皇请安时,突遭道光帝踢来一脚,恰恰伤及下部,未久而不治。

在专制社会中,宫廷不仅是平民进出的禁区,同时也是私家文字的禁区。凡不利于皇帝及皇室高大完美形象的事件,官方决不可能留下正式记录,而私人悄悄作笔记也有所忌惮,而不敢写明消息来源、是否验证等等对今日历史学家作考证极为重要的资讯。结果,各种民间盛传的稗史野史,既有可能是人云亦云的传说,亦有可能是官方竭力掩盖的确凿的真实,着实使历史学家犯难。若信之,可能有误;若不信,那么只剩下官修文书的官冕堂皇。此一段奕纬死因的颇具色彩的传说,永远无法得到验证。读者不妨姑妄听之,千万别当作肯定的事实。这一类的材料,我在后面还会大量引用,凡难以确认者,亦会不时地提醒读者。

因此,在官方的正式记录中,仅记载皇长子奕纬“道光十一年辛卯四月十二日未刻卒”,没有记载死因。道光帝初以皇子例治丧,复追封为贝勒。次月,赐谥为“隐志”。这是一个难以琢磨其中含义的谥号。

皇二子奕纲生于1826年11月22日,死于1827年3月5日,在世104天;皇三子奕继生于1829年12月2日,死于1830年1月22日,在世52天。这两位早殇的婴儿没有更多的值得今人细琢的材料,只是他们的生母很值得注意。她是皇六子奕訢的生母,也是皇四子奕訢(即本书的传主)的养母——生皇二

子时为静嫔、生皇三子时为静妃的博尔济锦氏。

年近半百的道光帝先后逝去三子，悲痛之状可以想见。可是，他只是为自己膝下空虚而悲伤吗？只是哀痛自己不获天伦之乐吗？恐怕在他的心中，想到的更多是朝廷而不是他个人。今日东方型的超级富翁若无子女赚钱也觉无味，自己反正花不完了，留下的又给谁呢？道光帝身负社稷之责，他的问题是，谁来继承他的皇位呢？

别忘了，他是个皇帝，而且一心想当好皇帝。

皇长子奕纬死的时候，后宫中受宠的全贵妃钮祜禄氏^①正身怀六甲。她恐怕比道光帝更希望自己能生个儿子。谁又不知道，姿色再美也会随年龄而消退，以此受宠必不能长久。在宫中，母以子贵！若有一个好儿子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不仅将来能有个依靠，而且若儿子能讨父皇喜欢，自己不是可长以专宠吗？

钮祜禄氏，二等侍卫颐龄之女。生于1808年3月24日，与皇长子奕纬同岁，小道光帝26岁。她入宫的准确时间今已不可考，史籍上称道光初年入宫（道光元年为1820年）。这与满旗官员家女子13至15岁选秀女的规定相吻合。而她在幼年时，曾随父亲宦居苏州，颇受江南秀丽之气，看来很是讨道光帝的喜欢。一入宫便赐号全嫔，在后宫中“皇后、皇贵妃、贵妃、妃、嫔、贵人、常在、答应”8个等级中占第5等，为最低一级的“主位”（清代制度，嫔以上为“主位”，与贵人以下有明确区别）。但在

^① 此时满族妇女无大名，仅有姓氏。钮祜禄氏又为满族八大姓之一，后宫中同姓者甚多。即在道光帝的后妃中，就有孝穆皇后、成贵人、祥妃同姓钮祜禄氏，请读者细区区别。

1823年，便册晋为全妃，1825年再晋为全贵妃。这种地位的迅速上升反映出来的当然是道光帝的宠爱，而道光帝赐号中的“全”字，更见匠心。大约她是色艺明慧一应俱全吧。私家记载亦称，她曾仿照民间的七巧板，斲木片若干块，排成“六合同春”四字，作为宫中的新年玩具。^①

钮祜禄氏入宫后，曾于1825年生下皇三女，1826年又生下皇四女。可在那个时代，女儿不值钱。皇三女死于1835年，仅10岁，追赠端顺固伦公主。皇四女于1840年下嫁蒙古王公，封寿安固伦公主，1860年去世。两位公主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什么影响。

已经生下两位皇女、正在圆明园湛静斋待产的全贵妃，多么盼望上天此次能赐予她一位皇子。是男是女，绝对的不一樣，更何况正值前三位皇子俱亡的特别时刻。因此，她在千辛万苦终于产下一位男婴时，脸上浮现出无限幸福的笑容：我已经儿女俱全了，我已是真正的全贵妃了。

与钮祜禄氏同样等得心焦的是道光帝。让全贵妃在湛静斋生产，很可能是道光帝给全贵妃特别待遇。湛静斋在乾隆时名九洲清晏，为圆明园最大且最为重要的建筑。道光帝住园时多在此地，他也可以就近了解消息吧。

皇四子出生时间为丑时，按照现在的时间刻度，为清晨1时至3时。当这位排位第四，实居皇长子之位的男婴以响亮的啼哭惊动夜空时，道光帝似乎听到的是一种绝妙无比的音乐。他给皇四子起了不同以往的名字“奕訢”——不再像奕纬、奕纲、奕

^① 《清稗类钞》，中华书局，第1册，第17页。

继那样系于“系”旁，而用了“言”旁（清代制度，皇室男性名字第一个字表示辈份，由康熙帝确定，排行次序为允、弘、永、绵、奕、载、溥等；而皇帝之子第二个字使用同一偏旁。奕訢之后，诸皇子名皆用“言”旁）。

湛静斋，到了1850年皇四子奕訢登基后，改名为基福堂。^①它是个福地。又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时，被英军焚毁。它又成了灾地。

皇四子奕訢的降生，仿佛是一个吉兆。仅仅6天之后，1831年7月23日，祥妃钮祜禄氏生下皇五子奕詝。过1年半，1833年1月11日，静妃博尔济锦氏生下皇六子奕訢。越7年，1840年10月16日，贵人乌雅氏生下皇七子奕譞；又4年，1844年2月24日，由贵人晋为琳妃的乌雅氏又生下皇八子奕詝。再一年，1845年11月15日，琳妃乌雅氏再生下皇九子奕詝。这是道光帝最后一个儿子，是年他63岁。^②

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儿子，可谓喜福事。即便从皇位继承的角度考虑，选择面越大，就越有可能挑出英主。若仅有一子，是明是暗都是他了，朝廷的前景也就明暗不清了。

在王朝政治中，确立皇储，是无可争议的头等大事。

然而，要从这6个儿子中，选出一个能继承光大祖业的接班人，决非易事。这与平常人家不一样，可以析分家产，纵出了一群败家子，只要有一个争气，仍可耀祖光宗。可皇太子只能有一个，一旦继位，便无可挽回。往小里讲，宗庙社稷动摇，向大里

① 咸丰帝奕訢生于圆明园湛静斋，可见于《清实录》及其他史书。

② 唐邦治：《清皇室四谱》卷三，《皇子》。

说，整个国家数亿生灵都要遭殃。这需要一种非凡的识力。

道光帝是一个资质平常的人，不具想象力，也缺创造力。他的为政之道曰“守成”，即用祖宗的成法，让祖宗之业再度辉煌。然而，时代不同了。自乾隆后期起，清王朝已经进入了中国历代王朝“治”、“乱”循环的又一曲折，康、雍、乾盛世风光已是流水不复；而鸦片战争（1840至1842年）中西方殖民者大兵入侵，又改变了中国社会惯常的轨道。道光帝曾经用祖宗成法平定了西北的张格尔叛乱，而同样的祖宗成法又在东南海疆一败再败于英“夷”的坚船利炮。

道光帝也有长处，那就是办事认真，讲究实际。他虽然不能判明清王朝所患病症在于制度本身，起而改革旧制，但却能从病理上细心喂药，追求调理温补疗效。他曾对一名即将赴新任的官员说道：

“汝此去，诸事整顿，我亦说不了许多，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，年深日久，不是东边倒塌，即是西边剥落，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，自然一律整齐，若听任破坏，必至要动大工。此语虽小，可以喻大，是曲突徙薪之论也，汝当思之。”^①

由此可见其医头医脚实行保守疗法不肯动大手术的复杂内心。他从来小心谨慎，不冒任何风险。

道光帝就是这样一位不具有长距离、宽视野的人，目光短

^① 张集馨：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，中华书局，第89页。

浅。看人尤其成问题。手下的大臣们经常几上几下，其中最出名的有英和、杨芳、琦善和林则徐。

正因为如此，当道光帝将眼光放在众皇子身上，欲选定一个接班人时，迷眼了。

普天下的父亲从来只是在口头上宣称对其所有子女皆一视同仁，在其内心中必有亲疏厚薄之分。同样，6位皇子在道光帝心中也地位有别，并不是都有可能入选储君的。

首先是皇七子奕譞、皇八子奕詝、皇九子奕誦被淘汰出局。他们分别小于道光帝58岁、62岁、63岁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万岁爷总不能万岁。一旦自己归西，这么小的儿子又如何担起大任。此非寻常膝下弄子的欢乐，而决定着王朝的命运，道光帝必须抛弃个人的情感，不管这些呀呀学语的小家伙又显得多么的可爱。

还剩下皇四子、皇五子、皇六子。

皇五子奕詝看来性格不稳，言行浮躁，不是一块做大事的料子。其生母祥妃钮祜禄氏也越来越张皇了，不成体统。此子不能入选。于是，1826年2月，道光帝干脆采取行动，将皇五子奕詝过继自己的三弟、已经去世8年而无后的惇恪亲王绵恺，降袭为惇郡王。这等于明白宣布奕詝不可能入继大统。至于其生母祥妃钮祜禄氏也被降为贵人，不再居于主位。

从后来的事实来看，道光帝的这一举措应当说是非常正确的。惇郡王（后晋为亲王）奕詝确实当不了皇帝，备多滑稽恶作剧。相传他酒量很大，宴客时虽设菜肴，却不准宾客下箸，只许饮酒终席。有肚饥者索要饭食，则给韭馅包子，极为辛辣而无法

下咽，以博哄堂一笑。^①至于天热时葛衣葵扇箕踞什刹海（位北京北海后门）纳凉，更是一派市井豪杰的风光。京城地面上留下了不少这位老五爷的故事。

还剩下皇四子和皇六子。

如果说皇五子的生母为道光帝所不喜是其终被排斥的重要原因的话，那么，皇四子奕訢的生母为道光帝最宠爱，可能会助其占优。按照清代制度，皇帝拥有一皇后、一皇贵妃、两贵妃、四妃、六嫔，贵人以下无定数。可道光帝在38岁继位后，仅追封已故的嫡福晋钮祜禄氏为孝穆皇后，立继福晋佟佳氏为皇后，而皇贵妃、贵妃、妃三个品级暂空。奕訢的生母钮祜禄氏是第一个赐嫔、第一个晋妃、第一个晋贵妃的。1833年，皇后佟佳氏去世，她又晋为全皇贵妃，旨命摄六宫事。一年后，又被立为皇后。虽说按清代制度皇后之子并无立储之优先，但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，谁又敢低估这方面的影响呢？

可是，奕訢的好景不长。他9岁时，新皇后钮祜禄氏也驾崩了，终年仅32岁，谥孝全。道光帝将他归皇六子的生母静贵妃博尔济锦氏抚养。

博尔济锦氏，刑部员外郎花良阿之女，生于1812年，小道光帝30岁。入宫时赐号静贵人。1826年封静嫔，1827年晋静妃，1834年晋静贵妃。她先后为道光帝生了皇二子、皇三子、皇六女、皇六子。皇后钮祜禄氏去世后，道光帝晋她为静皇贵妃。但是，道光帝尽管宠爱她（宫中迁晋仅次于奕訢的生母钮祜禄氏），但却没有立她为皇后，而且也不再立后了，这或许是追念孝全皇

^① 崇彝：《道咸以来朝野杂记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第76页。

后钮祜禄氏吧？

就外表形象，皇四子奕訢也比不上皇六子奕訢那般俊美，而且还是个跛子。私家笔记称：

“文宗（即奕訢死后的庙号）体弱，骑术亦娴，为皇子时，从猎南苑，驰逐群兽之际，坠马伤股。经上驷院正骨医治之，故终身行路不甚便。”^①

此条笔记的作者称，消息来自惇王府人云（即奕訢那一支）；而撰写时，又已是民国，故敢透露消息来源，看来比较可靠。若从凡人的眼光来看，跛子不太合真龙天子之相。道光帝对此又怎么来看呢？

道光帝虽说并无识人之才，但也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两个儿子的差别：皇四子奕訢老成持重贤慧，但才气稍逊；皇六子奕訢才气不凡且明慧冠人，但看起来不那么靠得住。两人各有所长。犹如今日的教师和家长，不明显地分成两派，一派喜欢老实听话学习成绩优良的孩子，一派却偏爱聪明好动学习成绩时好时坏的孩子。虽说这两类孩子都很可爱，但若长大成人放在负责任的位置上去，后一类孩子似乎明显优胜，尽管可能闯的祸也大。至于“看起来不那么靠得住”之类的评价，是凡人对才子的普遍看法，未必可靠。

在专制社会中，立储之事只能出自圣裁。旁人的建言本已

① 崇彝：《道咸以来朝野杂记》，第2页。